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七十八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爾賫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黃鶚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七十八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伊川先生曰或曰乾坤易之門其義難知餘卦則易知也曰乾坤天地也萬物烏有出天地之外者乎知

道者統之有宗則然也而在卦觀之乾坤之道簡易故其辭平直餘卦隨時應變取舍无常尤為難知也知乾坤之道者以為易則可也經說

橫渠先生曰推而行之存乎通所謂合德隤然確然所謂有體乾於天為陽於地為剛於人為仁坤於天則陰於地則柔於人則義先立乾坤以為易之門戶既定剛柔之體極其變動以盡其時至於六十四此易之所以教人也　其文辭錯綜而條理不雜　世

衰則天人交勝其道不一易之情也易說並

龜山楊氏曰或問易曰乾坤其易之門所謂門莫是學易自此入否曰不然今人多如此說故有喻易為屋室謂其入必有其門則乾坤是也為此言者只為元不曉易夫易與乾坤豈有二物孰為内外謂之乾坤者因其健順而命之名耳乾坤即易易即乾坤故孔子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蓋无乾坤則不見易非易則无乾坤謂乾坤為易之門者

陰陽之氣有動靜屈伸爾一動一靜或屈或伸闔闢之象也故孔子又曰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所謂門者如此老子曰天地之閒其猶槖籥乎夫氣之闔闢往來豈有窮哉有闔有闢變由是生其變无常非易而何大抵看易須先識他根本然後有得夫易求之吾身斯可見矣豈應外求橫渠於正蒙中曾略說破云乾坤之闔闢出作入息之象也非見得徹言不能及此某舊曾作明道哀詞云

通闔闢于一息今尸者其誰蓋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不知自求只於文字上用功要作何用

問乾坤即陰陽之氣否曰分明説乾陽物坤陰物既是陰陽又曰乾坤何也曰乾坤止言其健順爾欲識本根須是知體同名異自然意義曉然並南都語

録

廣漢張氏曰易寓於乾坤乾坤可以見易故乾坤乃易之門言易之道出入於乾坤之兩間者乎以

卦言之乾之三奇乃陽物也坤之三耦乃陰物也三奇三耦索而為六子互體卦變積而為六十四此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也夫四時之迭運五行之攸序皆天地之撰也聖人作易所以體天地之撰者如損益之盈虛剥復之進退乃體天地之撰者乎陰陽之造化剛柔之消長皆神明之德也聖人作易所以通神明之德者如知死生之說知幽明之故乃通神明之德者乎是以三易之稱或曰

歸藏而始於坤或曰連山而始於艮或曰周易而始於乾坤此三者之名雖曰雜也然其畫皆六其卦皆八初未嘗越於道也然考其類之所在則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皆世衰道微者乎易說

屏山劉氏曰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當自戶始學易者當自復始屏山集

白雲郭氏曰此章論易之為書也乾坤二卦在易之書猶易之門學者首當明乾坤之義也自道言

之三才之内无非物乾坤雖非天地萬物以類言之亦陽物陰物也況在易之乾坤見於卦象者乎乾坤合陰陽之德而後有剛柔之體蓋言先得乾坤陰陽之道而後見於象者剛柔之體具焉剛柔之體具則六十四卦由之而生故觀其象則可以體天地之撰明其義則可以通神明之德矣六十四卦稱名雖雜而不越乎乾坤剛柔之一道也稽其言之類不過於幾微禍福吉凶悔吝豈皆衰世

之意邪是亦聖人之情見乎辭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坤毁則易无自而入矣乾剛者陽之物老陽之策也其德則健坤柔者陰之物老陰之策也其德則順陰陽氣也剛柔形也氣變而有形形具而有體是故揔策成爻撰體形容之也撰定也形容天地之所定者體造健順合德而剛柔之體見矣聖人以此體天地之物也即剛柔有體是已天神也地明也通神明之

德者示幽顯一源也即陰陽合德是已陰陽相盪剛柔相推自乾坤而變八卦自八卦而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稱名也雜然不齊枝葉至扶踈矣而亦不越乎陰陽二端而已乾坤其易之門邪伏羲始畫八卦文王監於二代而作周易周公因於文王而作爻辭卦有象爻有變動繫辭焉而命之日益詳矣蓋時有汙隆道有升降世既下衰不如是不足以盡天下之情偽何以知其然哉於

此稽考其類則知之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也　萬物雖多无不出於陰陽之變故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差繆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故以為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本義並　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只易便是乾坤乾坤便是易似那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只是一箇陰陽做底

如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　問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是出如兩儀生四象只管生出邪爲是取闔闢之義邪曰只是取闔闢之義六十四卦只是這一箇陰陽闔闢而成但看他下文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便見得只是這兩箇　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　天地之撰撰即是説他做處　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曰他

後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看來只是謂卦名又曰繫辭自此以後皆難曉　於稽其類一本作於稽音啓其類又一本於作烏不知如何曰但不過是說稽考其事類　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如箕子之明夷如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此若不是經

歷如何說得 語錄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橫渠先生曰夫易彰往察來而微顯闡幽如坤初六驗履霜於已然察堅冰於將至之類數往知來其義一也　顯者則微之使求其原幽者則闡之使見其用故曰其事肆而隱　天下之理既已思盡思易之

三百八十四爻變動以寓之人事告人以當如何時如何事若其應也如何則吉如何則凶宜動宜靜丁寧以為告戒此因貳以濟民行也並說易

廣漢張氏曰論易之神彰往察來論易之道微顯闡幽往來以時言或往或來以其无常人不能知也惟易之神往者彰之來者察之微幽以理言或微或幽人不能察也惟易之道微者顯之幽者闡之易之神易之道儻非乾坤開而當名辨物正言

斷辭則易之道安能備而無窮乎是以乾陽物其數為奇坤陰物其數為耦陽奇陰耦以示之然後即其健而名之以乾即其順而名之以坤以至六子六十四卦當其名也夫名既當則剛柔之物雖曰相雜蓋有自然而辨者矣言天下之至賾而為象言天下之至動而為爻以至吉凶者言乎其失得悔吝者言乎其小疵皆正其言也夫言既正則辭之指其所者蓋有自然而斷者矣　夫名卦曰

睽而已而天下之事同男女之事類在焉名卦以
恒而已而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在焉此稱名
小而取類大也利用安身窮神知化咸九四之意
深矣其辭乃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已絪縕化
醇男女構精損六三之意遠矣其辭乃曰三人行
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而已此其旨遠其辭
文也在同人未嘗言同所言者類族辨物之事其
言雖曲也乃中其尚同大過之弊也在鼎所載者

以木巽火烹飪之事其事甚肆而易見也然所寓者皆養賢享帝與夫取新之道隱於其間也是以民之雖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甚者有知者疑而不能肆其謀有力者疑而不能肆其勇此聖人之作易所以因民之疑以濟其民行所以明其失得之報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之為書也所以彰往聖之道察方來之變而垂教於无窮其微顯闡幽所謂顯道神

德行也開明大道至於六十四其當名辨物正言斷辭无或不備雖其稱名小者其取類大也旨遠者道具於旨也辭文者道顯於辭也其言屈曲而發无不中其事肆直而理无不精開明失得之報以濟民之所行故曰因貳貳者失得也斯道得則吉報之斯道失則凶報之故吉凶所以為失得之報也前言當名謂卦也辨物謂象也正言爻彖之辭也斷辭繫之以吉凶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夫易之為書以八卦言之自震至乾彰往也自巽至坤察來也一往一來周旋无窮是謂環中以重卦言之前卦為往後卦為來自內之外為往自外之內為來彰往故微顯察來故闡幽顯莫如既往而有微而難知之理幽莫如方來而有顯而易見之象開釋爻卦各當其名无隱也辨陰陽之物正吉凶之辭无遺也斷之以卦辭爻辭則備矣觀乎此宜若坦然明白使人易曉矣然而

其稱名也小則百物不廢其取類也大則達之於天下意有餘故其旨遠物相雜故其辭文其言致曲而復中於道其事閎肆而實本於隱非天下至神至精至變有不能與也而又因其疑貳不決恐懼易入之時以濟民行告之以吉凶悔吝之辭以明失得之必報蓋有遠害防患之心非衰世之意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開而之而亦

疑有誤肆陳也貳疑也本義　彰往察來往者如陰陽消長來者事之未來吉凶　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底如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方來之變亦皆在這上曰是　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面尋其不可見底教人知得　微顯闡幽便是顯道神德行德行顯然可見者道不可見者微顯闡幽是將道來事上看言那箇雖是麤底

然皆出於道義之藴微顯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　將那道理來事物上與人看就那事物上推出那裏面有這道理語錄並

右第六章新安朱氏本義曰此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後皆放此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伊川先生曰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怨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无之劉元承手編

橫渠先生曰諳識情偽吉凶之變故能體盡性命易說

廣漢張氏曰伏羲神農黄帝堯舜之時上下數千百年民淳事簡三畫足以周天地之情八卦足以盡事物之變當是時也易不以不興而亡也及夫周之文王在商受之時有君人之大德内文明而外柔順望道而未見於是重伏羲之一卦而八八卦而六十四一爻而六六爻而三百八十四此易所以興於中古也然六十四卦皆濟民行而出民

於憂患也而特取九卦以言之者蓋涉世路始於履終於巽則庶幾免人道之患也下文所以三言之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始於包犧而興於文王故曰中古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謂文王也說者謂既有憂患則須脩德以避患故明九卦為德之所用誤矣夫聖人脩德又豈係於憂患乎而孔子言此者蓋以聖人居崇高之位道行於天下為帝為王參天

地賛化育則易行乎其中矣固不必有作也及其道不行於天下而憂患天下後世之深欲力以斯文昭示來世則不得不作矣此文王所以蒙大難而作易也然則孔子道不行而繫易其亦所謂憂患者乎故憂患者葢憂患後世之不復與聞斯道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作易者上古也興易者中古也何以知易興於中古邪觀九卦之象聖人有憂患後世

之心得失滋彰矣然則上古作易何以知有憂患乎曰聖人隨時者也佃漁不厭則耒耜之利不興結繩未弊則書契之文不作而所以憂患後世者固已具於八卦之中至於文王而易道興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本義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

巽德之制也

横渠先生曰巽德之制者量宜接物故曰制也易說

廣漢張氏曰是以君子非禮勿履欲崇其德必始於禮履為德之基謙者處後而人先之君子有終不可須臾去也故曰謙德之柄人復而反本則不逐於末故曰復德之本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故恒則德之固而不可動揺乎損去其害德者德自此而脩矣益者日益以增而進故綽然有餘也

在困窮之時不待言而德自辨矣風雨然後知雞鳴不已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積德如井內不失已外不失人而又不改焉所以為德之地巽以行權巽為木言其曲直不執一節巽為風言其去來不知所自德至於巽則達權通變制於事而不執於一方如工之制器者乎易說

俞秀才問九卦乃學者用工之實歟先生曰九卦有次序履德之基為先步步踏實地也南軒集

白雲郭氏曰聖人用易上篇言之詳矣而脩德之事或未盡也故舉九卦以明之夫擇可履而履之故為德之基謙以持之為德之柄復以反之為德之本恒以可久為德之固損其害己之欲故為德之脩遷其益己之善故為德之裕困而不失其所亨故為德之辨改邑不改井井猶性也故為德之地巽以申命行事故為德之制此聖人以九卦成德於内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履說而應乎乾履乎和者也故為德之基謙執之而有終者也故為德之柄復剛反動而復其初德自此始者也故為德之本恒久而不已終則有始者也故為德之固損損其可損而致一者也故為德之脩益益其可益而日進者也故為德之裕困剛見揜而不失其所亨者也故為德之辨井剛中而不變者也故為德之地巽以剛下柔不失乎中者也故為德之制易傳

新安朱氏曰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為基而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為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脩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脩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於理以制事變也本義

鄭仲履問易繫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如何止取九卦曰聖人論處憂患偶然說此九卦爾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憂患底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若以困為處憂患底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後世拘於象數之學者乃以為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合此數也尤泥

而不通矣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三說九卦是聖人因上面說憂患發明此一項道理不必深泥如困德之辯若說蹇屯亦可蓋偶然如此說大抵易之書如雲行水流本無定相確定說不得揚子雲太玄一爻吉一爻凶相間排將去七百三十賛乃三百六十五日之晝夜晝爻

吉夜文凶又以五行參之故吉凶有深淺毫髮不可移此可為典要之書也聖人之易則有變通如此卦以陽居陽則吉他卦以陽居陽或不為吉此卦以陰居陰則凶他卦以陰居陰或不為凶此不可為典要之書也　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為本謙德之柄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矯亢自高取禍必矣復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困德之辨困而通則可辨其是困而不通則可辨其非損是

懲忿窒慾益是脩德益令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麤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就錯了巽伏也入也　問井德之地曰井有本故澤及於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而遷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井以辯義如人有德而其施見於物自有斟酌裁度　問巽德之制曰巽為資

斧巽多作斷制之象蓋巽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謂巽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並語錄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辯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伊川先生曰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

長之設是撰造也撰造則為偽也周行已錄

橫渠先生曰履和而至和必以禮節之注意極佳

益必實為有益如天之生物長必裕之非虛設也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巽稱而隱順以達志故事舉而意隱並易說 益物

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

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

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正蒙

廣漢張氏曰孔子論乾之九三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蓋言九三不中能知中之可至此知幾也故中者可至之地不及於中非至也過於中非至也禮而行其大同於人而又得不失於中也故曰履和而至謙之彖曰謙尊而光此又復云者言尊者知謙則合并天下衆善善為君子之光者矣人之復貴乎早方其發於心萌於慮如顔子之不遠復此小而辨於物也若夫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白而

易汙者不若涅而不緇剛而易折者不若磨而不磷故有恒德者雜之而不厭然後見其道之久也去其害已懲忿窒慾所以為難也及夫毀已遠害則復易焉天下之益有心為之此出於作為所以為設也人君之益天下天地之益萬物長之裕之皆貴於不設因其自然可也在困而能通者所以為君子也是以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其唯君子乎故阨窮禍患人不我知君不我用此困宜乎

窮也然君子致命遂志而其道常通者乃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諸已然後可以推而及人井居其所乃存諸已往來井井遷而及人者也凡為人者必失已為已者必失人惟井居其所而遷此物我兩存也有智名者智有時而窮有勇名者勇有時而竭曾不知巽之為道時之或文或質事之或寬或猛皆稱其宜殆求其迹而不可見者此巽稱而隱者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說而應乎乾和也辯上下定民志至也尊而謙益光之道也復之早辨不遠復也剛柔皆應恒是以雜而不厭也懲忿窒慾先難後易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長裕不設也不設者不居於一方也困窮而通人窮而道亨也井居其所而能遷其不窮之養也巽之申命其稱也順而入之其隱也此九卦之性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履和而至於禮不至則流而徇於物

矣謙卑而人尊之其道光也復小而辨於物者以初九也人之所以異於萬物者以其存心也復之剛陽反動於初則善心生於冥昧難知之時不俟乎大而後與物辨也斯非德之本歟恒泰之變也初九正也動而之三雷風並作萬物繁興之時三守正不動酬酢而不厭天地所不能旋日月所不能眩可以言德之固矣損先難而後易何也情慾者强陽之氣也初損之必有吝心剛健決斷乃能

行之故先難也及其既楨考諸理而順反諸心而悅其孰禦我哉故後易也夫一介不以取諸人然後繫千駟之馬而弗視禄之以天下而弗顧故曰仁亦在熟之而已益長裕而不設何也益否之變也九四下益於初初九正也益物以誠也益物以誠即是自益以誠故四與初以益而正誠自成也受益者不贅益之者不虧與時偕行如天地之裕萬物非張設之也困窮而通何也否之上九陷而

之二上下柔揜之窮也處險而說在窮而心亨通也通者不窮之謂豈必富貴利達而後為通哉故曰學不能行謂之病病則窮矣井居其所而遷何也泰初之五為井初九正也九五亦正也初遷之五往者正也五遷之初來者正也五居其所而往來皆正能遷也巽稱而隱何也遯二之四為巽稱者輕重均之謂也二陰方進六二從四九四君子屈已以下之則君子小人勢均矣人見其屈已以

為巽而不知六二亦巽乎剛故曰稱而隱易傳

新安朱氏曰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於羣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本義　損先難而後易如子產為政鄭人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人復歌而誦之蓋事之初在我亦有所勉強在人亦有

所難堪久之當事理順人心這裏方易便如利者義之和一般義是一箇斷制物事恰似不和久之事得其宜乃所以為和如萬物到秋許多嚴凝肅殺之氣似可畏然萬物到這裏若不得此氣收斂凝結許多生意又無所成就其難者乃所以為易也益長裕而不設長裕只是一事但充長自家物教寛裕而已困窮而通此因困卦說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此是致命遂志之時所以困

彖曰險以説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蓋處困而能説也困而寡怨是得其處困之道故无所怨於天无所尤於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怨尤矣

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動之物然其水却流行出去利物井以辯義辯義謂安而能慮蓋守得自家先定方能辨事之是非若自家心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辯其義也巽稱而隱巽是箇卑巽底物事如兊見而巽伏也自是箇隱伏底物事蓋巽一陰在

下二陽在上陰初生時已自稱量得箇道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如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箇道理處置他不待發露出來如云尊者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蓋才見箇尊長底人便自不用問其年不待更計其年然後方稱量合問與不合問也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　問巽稱而隱曰以

巽以行權觀之則稱字宜音去聲為稱物之義又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義精仁熟於事能優游以入之意曰是又曰巽是入細底意說在九卦之後是八卦事了方可以行權某前時以稱揚為說錯了（並語錄）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

明道先生曰巽以行權義理所順處所以行權（朱公掞問）

橫渠先生曰稱物平施隨所求小大與之此辯義也巽以行權者不巽則失其宜也並易說

廣漢張氏曰人之行或太過或不及或為人或為己不得其節者多矣惟履有以和其行則仁不失於姑息義不失於刻剥信不至於失已智不至於穿鑿此履所以和行也謙之象曰稱物平施而傳謙以輕為戒故君子之謙非樂於下人者也德言

盛禮言恭謙以制禮而未嘗過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豈非自知乎此非因人而知乃悟之於心覺之於性也故曰復以自知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恒之君子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其德如天地之貞觀日月之貞明終始如一故曰恒以一德九卦所論皆脩身行已之事損以遠害益以興利非謂去天下之害興天下之利也害於已者遠之如懲忿窒慾

是也利於已者與之如遷善改過是也遠害之遠
如遠佞人之遠興利之興如興於詩之興在困而
怨者不能樂天者也然人皆有情能寡其怨者亦
可貴也欲知義觀諸井則義明矣此井所以辯義
九卦惟井為象之顯然者所以明其義人之出處
進退取舍辭受即井以明之故内能存已外不絶
物乃為義也孔子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
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此權不易至也

至於巽以行權則人道之患莫能及矣所以終之以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聖人因履之和以和行因謙之遜以制禮因復以自反於道因恒以不變其德因損以去其害己者因益以遷善因困而亨道則无怨尤於天人因井以辯勞民往來之有義因巽以行申命之權是皆聖人用九卦以見於有行也權者反於古而宜於今道之權也非小人之狙詐也堯舜

傳賢而禹傳子權也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亦權

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履以和行何也和者禮之用節者禮

之體節而不和禮不行矣謙以制禮何也禮自卑

而尊人自後而先人不能乎謙安能行禮復以自

知何也有善必自知之不善必自知之脩其善則

復矣恒以一德何也雜而不厭非徇物也久而不

變也久則其德无二三矣損以遠害何也自損以

脩德則物无害之者故曰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鮮矣益以興利何也因其所利而利之也困以寡怨何也雖困而通在窮而悦樂天者也我不尤人人復何怨井以辯義何也井自守以正與人必以正處已處人各得其宜者也巽以行權何也權者稱之所以輕重也與時推移泯然无際如行權稱物人見其適平而已其序則履和執謙復本恒久損已益人然後可以處困不窮能

遷然後可以行權九卦履出於乾謙復出於坤恒出於震損出於艮益出於巽困井出於坎獨不取離何也離萬物皆相見之卦包犧氏取之文王內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明在地中時也倣易

新安朱氏曰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慮

本義 問井以辨義之義曰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地也蓋井有定體不動然水却流行出去不窮猶人心有持守不動而應變則不窮也德之地

也地是那不動底地頭一本云是指那不動之處又曰佛家有函蓋乾坤句有隨波逐流句有截斷衆流句聖人言語亦然如以言其遠則不禦以言其邇則靜而正此函蓋乾坤句也如井以辯義等句只是隨道理說將去此隨波逐流句也如復其見天地之心神者妙萬物而為言此截斷衆流句也 問巽以行權曰權之用便是如此見得道理精熟後於物之精微委曲處無處不入所以說巽以行權 問

權是逶迤曲折以順理否曰然巽有入之義巽為風如風之入物只為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不入又問巽稱而隱隱亦是入物否曰隱便是不見處　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无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　問巽以行權恐是神道曰不須如此説巽只是巽順低心下意底氣象人至行權處不少巽順如何行得此外八卦各有所主皆是處憂患之道　巽以行權兊見而

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底做却不成行權〈語録並〉

右第七章〈新安朱氏本義曰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康節先生曰易无體也曰既有典常則是有體也恐遂以為有體故曰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常也不可為典要變也〈觀物外篇〉

橫渠先生曰心不存之是遠也不觀其書亦是遠也蓋其為道屢遷易說

廣漢張氏曰易之書所以載道以其載道故不可遠如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譬之日月之於人水火之養生人雖欲遠之有不可得者故曰不可遠故其為道也屢遷觀其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此言六爻无定位也上下无常剛柔相易此言六爻无定體也惟變動不居周流

於六位之間故六位為虛器惟上下无常而莫適乎剛柔之用故剛柔无定體非若冊之有典而太常可考也非若體之有要而衆形可會也唯變所適而已凡此者皆言其為道也屢遷者歟易說

白雲郭氏曰人之於道不可須臾離也故於易不可遠可離者非道可遠者亦非易也易之為道數遷而變動未嘗止周流六爻或以下而升上或由上而降下以剛易柔以柔易剛不可以常道拘也

唯變所適而已此之謂易之道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龔原曰易之為書也三章當為一此章言易有變動出入易之為書明天地之用其用不過乎六爻不可遠也遠此而求之則違道遠矣其道也屢遷有變有動不居其所升降往來循環流轉於六位之中位謂之虛者虛其位以待變動也故太玄九位亦曰九虛或自上而降或自下而升上下无常也剛來則柔往柔來則剛往剛柔相

易也无常則不可為典相易則不可為要流行散徙唯變所適然亦不過乎六爻不過者以不可遠也易傳　周易論變故古人言易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史墨論乾之初九曰在乾之姤九二曰其同人九五曰其大有上九曰其夬用九曰其坤坤之上六曰其剥以史墨之言推之則乾九三當曰其履九四曰其小畜伯廖舉豐上六曰其在周易豐之離知莊子舉師初六曰在師之臨至今占亦然

崔武子遇困之大過六三變也莊叔遇明夷之謙初九變也孔成子遇屯之比初九變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陽虎遇泰之需六五變也敬仲得觀之否賈逵曰觀爻在六四變而之否三國時關侯敗孫權使虞翻筮之得兊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凡所謂之某卦者皆變而之他卦也繫辭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信斯言也則易之為書无非變也商

瞿而下傳易者多矣而論卦變者可指數也考之於經其說皆有所合說卦震曰其究為健案消息卦坤一變震二變兌三變乾乾健也乾一變巽二變艮三變坤剥易曰柔變剛也序卦曰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剥之上九窮而反初乃成復卦此京房八卦相生變而成六十四卦之說也巽曰其究為躁卦乾鑿度曰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究言巽之九三上九也虞翻

曰動上成震巽三變成震三變成巽舉巽一卦則
知乾三變成坤坤三變成乾離三變成坎艮三變
成兊說卦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
不相射六子皆以乾坤相易而成艮兊以終相易
坎離以中相易震巽以初相易終則有始往來不
窮不窮所謂通也此虞翻蔡景君伏曼容旁通之
說也說卦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
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

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兊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此陸績所謂陽在初稱初九去初之二稱九二則初復七陰在初稱初六去初之二稱六二則初復八矣卦畫七八經書九六七八為象九六為爻四者互明此左氏所記卜筮之言曰之某卦之說也雜卦曰既濟定也既濟六爻陰陽得位是以定也乾文言曰雲行雨施又曰

大明終始雲雨坎也大明離也乾卦而舉坎離者

言其變也陰陽失位則變得位則否九二九四上

九陽居陰位故動而有坎離之象此虞氏所論動

爻之說也訟彖曰剛來而得中隨彖曰剛來而下

柔蠱彖曰剛上而柔下噬嗑彖曰剛柔分動而明

賁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无妄彖曰剛

自外來而為主於内大畜彖曰剛上而尚賢咸彖

曰柔上而剛下損彖曰損下益上又曰損剛益柔

益彖曰損上益下又曰自上下下渙彖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節彖曰剛柔分而剛得中剛者陽爻也柔者隂爻也剛柔之爻或謂之來或謂之分或謂之上下所謂惟變所適也此虞氏蔡景君伏曼容蜀才李之才所謂自某卦來之說也夫質之於經而合考之於義而通則王弼折之亦可謂誤矣叢說

新安朱氏曰遠猶忘也周流六虛謂隂陽流行於

卦之六位_{本義}　問易之所言无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所不能須臾離者故曰不可遠曰是易不可為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揚雄太玄却是可為典要他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

也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並語録）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廣漢張氏曰其出以度外則无外患也其入以度内則无内患也易之辭各指其所之此其所以内外使知懼也出門者固有功矣遯出者固无咎矣然不出户者在節乃為知時入于林中者固吝矣

入于坎窞者固勿用矣然視履而旋者在履乃為有慶是其可懼也如此辭之所告非特使之知懼又明憂患與夫憂患之所因此書之不可遠也无有師保如臨父母焉夫師者教之道而有所欽也保者輔其功而有所愛也夫有師保而後欽愛者此學而後知教而後能非天性之自然也人之於易不待師保而欽愛之心如臨父母此附麗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不可遠之道出於天性之自

然者乎大抵易之辭其告人也各指其所之有上有下有內有外循其辭而揆其所指之方則不迷其所向其道雖不可為典要歟其書則有典可循有常可道也凡此者皆以其書之不可遠者歟嗚呼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雖載道而不可遠道雖屢遷而未始有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也苟非其人則道安能虛行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人之學道能不遠易則出入行藏必

謹其度外焉知懼則懼其失於有行內焉知懼則懼其失於脩身憂患者一已之憂患也故者天下之務也明於憂患與故則自一身以及天下无或不明也人能明此以不遠易故也雖无師保教訓常如父母之臨豈无因而然哉知易之道須史不可遠離而已如臨父母則敬易之心存焉易之言敬有二道有接物之敬需所謂敬之終吉是也有先物之敬坤所謂敬以直內是也接物之敬有作

有斁直内之敬雖造次顛沛无時而非敬故常如父母之臨之也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者聖人言學易之道也學者初循其辭以探其道而後可以得其典常典常大要也茍非其人能盡學易用易之道則易道安能有行於世哉然君子之於學也有二道有率其辭者自外入也故易之為書不可遠有率其性者由中出也故中庸之道不可須臾離書不可遠則道不可遠矣道不可離則

書不可離矣明乎此然後善學易說

漢上朱氏曰其出入云者以一卦内外言之兩體也出者自内之外往也入者自外之内來也以是度内外之際而觀消息盈虛之變出處進退之理使知戒懼當出而入與當入而出其患一也故大觀在上窺觀者醜三陽方壯牽羊悔亡出入内外本於相形此四從二亦曰外離五用九亦曰出唯精於義者能知之知義則知懼矣又此書明於已

之所當憂患與所以致憂患之故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无有師保教訓而嚴憚之明失得之報也如有父母親臨而愛敬之見聖人之情也初率其吉凶之辭揆其八卦之方則既有典常可守矣蓋不可遠者易之體也而有用焉為道也屢遷者易之用也而有體焉能知卦象合一體用同源者乎斯可以言易之書矣書載道者也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道不徒行

新安朱氏曰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此句未詳疑有脱誤　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　方道也始由辭以度其理則見其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也本義　問據文勢則外內使知懼合作使內外知懼始得曰是如此不知這兩句是如何硬解時也解得去但不曉其意是說甚底上下文意都不相屬又曰上文說不可為典要下文又說既有典常這都不可曉常猶言

常理　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是也既知懼則雖無師保一似臨父母相似常恁地戒懼　既有典常是一定了占得這爻了吉凶自定便是有典常並錄語

右第八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

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橫渠先生曰於一卦之義原始要終究兩端以求其中六爻則各指所之非卦之質也故吉凶各類其情指其所之　初上終始三四非貴要之用非内外之主中爻以要存亡吉凶如困卦正大人吉无咎蓋以剛中也小過小事吉大事凶以柔得中之類易說並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正蒙

廣漢張氏曰如乾之卦所以原陽之始要陽之終如坤之卦所以原陰之始要陰之終此爲質也此卦之德方以知也至於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時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者物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此六爻之義所以易以貢也其初難知謂凡爻之初辭隱而難知者謂初辭擬之故也凡爻之上辭顯而易知者謂卒成之終故也此本末所以不同者如此若夫或以陽居陰或以陰居陽其物

之爻錯者此雜物也或中或不中或正或不正其德之迭作者此撰德也辯其當於理者為是辯其悖於理者為非其唯中爻乎二三四五是也易之中爻其辯是與非者可謂備矣茍明乎此而求其要則存亡吉凶可坐而知矣　彖者言乎象者也葢言卦之不言之意具於彖者乎彖者材也葢言卦之兼該之體備於此者乎故智者觀其彖辭則所得者已七八矣又何必中爻雜物撰德而辯其

是非乎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前曰易之為書蓋明易之道此言易之為書蓋論卦爻之要皆終以學者之事且自一卦論之原始要終上下不遺為一卦之質也卦名之義名其質而已如乾之為乾也原始要終知乾之質為健故名其卦曰乾至於潛見飛躍則非質也六爻之義剛柔動靜吉凶悔吝之不同各從其時與物之異而已是則潛見飛躍之謂也此卦爻

之義不能一也爻之初爲難知及其上則易知者本末之不同也初者事之始事之微其辭則擬之而已故爲難知上者事之終事之成其辭無隱故易知也若夫雜撰天下之物論撰衆人之德明二者之是非則非其中爻不能備矣蓋言初上本末不能具也說者以二五爲中爻此章論六爻相雜之道既言初上本末於其上則下言中爻言二五三四皆是也蓋二五三四皆爲人道雜物撰德辯

是非人事也故中孚以三四為中而王輔嗣亦疑初上之无位此言雜物撰德則兼天下之物與德為言非止二五君臣而已故知舍初上之餘皆中爻也而其辭言不備者謂非此四者不能備天下之象也學者要中爻之存亡吉凶以考其所居得失皆可以自知此所以不可遠也彖辭明一卦之義物德是非存亡吉凶未能論辯者觀乎彖辭則思已過半矣此又言學易之要在夫彖也先儒或

謂彖辭為文王卦下之辭非也直今之彖耳易說

漢上朱氏曰此章言重卦六爻之義易之為書也原始於初爻要終於上爻成六位以為體質者也八卦八物也六爻六時也六爻相雜時異而物異八卦本象也時物別象也其本甚微故難知其末已著故易知初辭擬而後言不亦難知乎卒成之其事終矣不亦易知乎上下之位以時言之初終也以道言之本末也以事言之始卒也其實一也

時變則事變事變則道與之俱未有違時造事而能成者三畫非无本末也聖人何為重卦曰理具乎中其事則未也若夫糅雜八卦之物撰定六爻之德辯得失是非則非中爻不備中爻崔憬所謂二三四五京房所謂互體是也蓋物无常是亦无常非施於彼者或不可施於此用於古者或不可行於今蒙以九二納婦而六三取女則不利節以初九不出而无咎九二不出則失時得失是非不

可不辯也噫重卦六爻之意亦要諸吉凶存亡之辭而已有同位而異物同物而異象同象而異辭要諸辭則四者不同居然易見可指掌而知矣六爻者變動相錯而有吉凶存亡者也彖辭者合內外二體以一爻相變而有者也知者明於理則觀諸彖辭而爻義已知其過半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質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爻則唯其時物而已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此言

初上二爻　非其中爻不備此謂卦中四爻　彖統論一卦六爻之體并本義　其初難知至非其中爻不備若觧也硬觧了但都曉他意不得這下面却說一箇噫字都不成文章不知是如何後面說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却說得好但不利逺者也曉不得　問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曰這様處曉不得某常疑有闕文先儒觧此多以為互體如屯卦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

自二至四則為坤自三至五則為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體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亦不可廢語錄並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橫渠先生曰柔之為道不利遠者柔之用近也易說

廣漢張氏曰二與四皆陰而二居内四居外三與

五皆陽而三為臣五為君是謂同功而異位也二與四雖俱陰也然二多譽者以遠於君而令聞令譽歸之也四多懼者以其近於君而抑權損勢也然柔之為道固當有所麗而不利於遠若夫其要无咎則所貴者在其中爾此二所以遠而多譽以其得於柔中故其要无咎也三與五雖俱陽也然三多凶者以其居下卦之上而近於賤五多功者以其居上卦之中而處其貴故也然三也以柔處

之則危而不安以剛處之則重剛而勝也論二與四詳於二而略於四論三與五詳於三而略於五此互相備即此以見彼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二四陰也三五陽也陰陽之功同而位則異也二之多譽中也四之多懼近君也此其善之不同也二四宜以柔居之而柔之用近不利遠者則六二何其多譽乎然要其終所以无咎者六四不若六二之用柔中故也三之多凶五之多

功其貴賤不同位有當不當也三五皆宜以剛居之而九三多凶者賤而失中也五柔則危而剛則勝者貴而得中也上言中爻而此論二四三五蓋其同功而異位者皆中爻也王輔嗣不辯四者為中爻而反以初上為无位不知以六位言之則初上不得為无位以中爻言之自无初上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龔氏合易之為書也為一章誤矣今從古本此章再明中爻之義二四耦也同為陰之

功内外異位有不同焉二多譽四多懼何也四近五五尊位近尊位則多懼月望日則食禮近君則屈然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坤從乾也二遠於五所以多譽者其要在於得中雖柔而无咎以其用柔中也用柔而失中其能无咎乎三五奇也同為陽之功内外異位有不同焉三多凶五多功何也五貴三賤其等不同也三處下位之極其柔居之則危不勝任矣其剛居之將以為勝邪以剛居剛有

時乎過剛矣危則疾顛過則易敗此三所以多凶也若五不然以剛居之得尊位大中宜處貴者也以柔居之有處謙執柔以貴下賤之美二為五用矣此五所以多功也夫二五中也二三四五皆曰中爻何也曰以三數之自一至三以二為中自四至上以五為中以五數之自二至上以四為中以四數之自二至五以三四為中復之九四曰中行獨復中孚以二柔在内名卦卦言德爻言善者積

善成德也傳易

新安朱氏曰此以下論中爻同功謂皆陰位異位謂遠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柔中也　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然以柔居之則危唯剛則能勝之並本義　問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柔和遠去則當有强毅剛果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无咎曰是恁地說　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曰四二

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无位然本是貴重所謂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人君則為天子父天子師在他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為貴也並語錄

右第九章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

凶生焉

伊川先生曰惟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為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為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為上地為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附呂與叔東見錄

橫渠先生曰故曰爻爻者交雜之義易說

廣漢張氏曰易之為書所以載三才之道此其所以為廣大悉備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易所以六畫而成卦六位而成章六者非他乃三才之道也三才之道其所變動如天之陰陽地之柔剛人之仁義有所變動也如陽氣下降陰氣上升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仁濟之以義義濟之以仁此天地之道有所變動以趨其時者乃所以為爻也觀爻之二四有遠邇之殊三五有貴賤之異或多譽而多懼或多凶而多功其等之不可移者所以為物也

至於三五之陽而以柔居之縱橫錯綜經緯无常此物之相雜故曰文也文之不當則宜凶也而倂與吉言者蓋不當而凶乃知其當而吉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之為書廣大无不備者蓋有三才之道焉故六畫非他也兼三才而兩之之道也一卦之道各有變動因其變動而別言之故為爻此言六位之辯也爻有貴賤上下之等故曰物物謂二四三五之類是也物雜九六則以剛柔相文故

曰文文之當其位則吉九之於五六之於二是也文之不當其位則凶六之於三九之於四是也大致如此故曰吉凶生焉易說

漢上朱氏曰此章再明六爻雜物之義易之為書廣大而无外語天地之閒則无乎不備矣有天道焉陰與陽也有人道焉仁與義也有地道焉柔與剛也此三者一物而兩體陰陽也而謂之天仁義也而謂之人剛柔也而謂之地故曰三才兼三才

而兩之故六兼之者天之道兼陰與陽也人之道兼仁與義也地之道兼柔與剛也六者非他即三才之道也是故三畫而有重卦六即三也三即一也道有變易有流動爻則倣之故曰爻天地相函精氣所聚其等有六故曰物物相錯而成文故曰文文當其位則吉文不當其位則凶故吉凶生焉

易傳

新安朱氏曰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

爻為天中二爻為人下二爻為地　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等謂遠近貴賤之差相雜謂剛柔之位相間不當謂爻不當位並本義　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變動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等差或高或低或遠或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說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則凶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

懼近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又曰列貴賤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見古人占卦必有箇物事名為物而今亡矣這箇物是那列貴賤辯尊卑底物相雜故曰文如有君又有臣便為君臣之文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若相離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閒錯則為文若有陰无陽有陽无陰如何得有文語錄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横渠先生曰剛柔錯雜美惡混淆文王與紂當之矣百物不廢巨細无不察也易說並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正蒙

廣漢張氏曰道汙則從而汙此商之末世也道隆

則從而隆此周之盛德也觀諸文王與紂則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蓋可知矣文王囚于羑里望道未見以其小心翼翼而尊其易故危者使平也紂貴為天子以其殺戮无辜而悖於易故易者使傾也其道甚大世之百物所以不廢者易所以行乎天地之中故无廢墜也既懼其始使人防微杜漸又懼其終使人持盈守成其要之以无咎而補過乃易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文王遭紂之世蒙大難而演易是故其辭危危懼也懼斯道之不聞於天下後世也後世得其言則危者可平失其言則易者可傾其道甚大天地之間无不備是以天下无廢物懼人以終始則使人慎終如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要其歸終使无咎而已此所謂易之道也說者或以危為述憂危之事使後世危懼避患或以危為徼不正之辭二者皆非聖人之道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何繫之辭而告其吉凶者如是乎又紂與文王之事邪何君子處小人之間而其辭危乎是故危懼者使知可平慢易者使知必傾所以長君子消小人也其道甚大君子小人无所不容不容則不足以準天地百物不廢者所以形容其道所謂悉備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使知善不善之積成名滅身非一朝夕之漸故原始要終而懼焉其大要歸

之无咎而已此之謂易之道易之道立人道以貫天地而為一者也易傳

崔憬陸震謂文王作爻辭馬融陸績謂周公所作考之爻辭馬融陸績為是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也孔穎達嘗正此義今申其說以證崔陸之誤然琴書有言曰文王在羑里演易作鬱厄之辭困于石據于蒺藜蓋爻辭亦有文王之辭豈周公述而成之歟叢說

新安朱氏曰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本義　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能使之安平慢易者能使之傾覆易之書於萬物之理无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其要是約要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意又曰要去聲是要恁地要平聲是這裏取那裏意思又曰其要只欲无咎語錄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

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説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橫渠先生曰擬議云為非乾坤簡易以立本則易不可得而見也簡易故能悅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

簡易然後知險阻簡易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繫辭言能研諸慮止是剩侯之二字說者就而解諸侯有為之主若是者即是隨文耳　太虛之氣陰陽一物也然而有兩健順而已又不可謂天无意陽

之健不爾何以發散^並易說^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正蒙^

廣漢張氏曰健者疑若不知險也今乾為天下之至健其德行常易故知險而不為陰所陷豈非至健乎順者疑若不知阻也今坤為天下之至順其德行常簡故知阻而不為陽所拒豈非至順乎大抵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故能說諸心知險知阻故

能研諸慮心之說也不忤於理慮之研也不昧於事則得者為吉失者為凶吉凶既定則凡勉於事功者莫不弘之不息以成其功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横渠曰恒易故知險恒簡故知阻又曰易簡故能說諸心險阻故能研諸慮亹者言亹亹勉也以意逆之則謂天下之事功也定吉凶成亹亹皆由乾坤之易簡故也諸侯之慮侯之為衍字故王輔嗣曰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易說

漢上朱氏曰此章論六爻而歸之於簡易乾健而為萬物先莫或禦之故其德行恒易坤順以從乾无二適也故其德行恒簡以易也故知險之為難以簡也故知阻之可疑簡生於易阻生於險簡易也故能說諸心知險阻也故能研諸慮簡易者我心之所固有反而得之能无說乎以我所有慮其不然反復不捨能无研乎曰研諸侯之慮者衍侯之二字王弼略例曰能研諸慮則衍文可知天下

之吉凶藏於无形至難定也天下之亹亹來而不已至難成也定之成之者簡易而已易傳

新安朱氏曰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是以其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於險矣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於阻矣所以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也　侯之二字衍

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審坤之事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諸慮故有以成亹亹並本義　或問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為其病自然足以進之而无難否曰不然舊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順了凡有險阻只恁冒進而无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上文云易之興也其當殷

之末世周之盛德邪至此之謂易之道也看他此語但是恐懼危險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於險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邪惟其至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　又曰此叚專是以憂患之際而言且如健當憂患之際則知險之不可乗順當憂患之

際便知阻之不可越這都是處憂患之道當如此

因憂患方生那知險知阻若只就健順上看便不

相似如云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能說諸心能研諸

慮皆因憂患說　至順自是畏謹宜其不越夫阻

如至健却宜其不畏險然却知險而不去葢他當

憂患之際故也　問簡易曰若長是易時更有甚

麽險他便不知險矣若長是簡時更有甚麽阻他

便不知阻矣只是當憂患之際方見得　乾天下

之至健更著思量看來聖人无冒險之事須是知險便不進向前去又曰他只是不直撞向前自別有一箇路去如舜之知子不肖則以天下授禹相似又曰這只是說剛健之理如此莫硬去天地上說 問在人固是如此以天地言之則如何曰在天地自是无險阻這只是大綱說箇乾坤底意思如此 乾坤知險阻非是說那定位底險阻乾是至健底物自是見那物事皆低坤是至順底物自

是見那物事皆大敬子云如云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信於萬物之上相似曰然如云膽欲大而心欲小至健恒易以知險如膽欲大至順恒簡以知阻如心欲小　乾健而以易臨下故知下之險險底意思在下坤順而以簡承上故知上之阻阻是自家低他却高底意思自上面下來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險自下而上上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阻易只是這兩箇物事自東而西也是這箇自西而東也

是這箇左而右右而左皆然　知險阻便不去了
惟其簡易所以知險阻而不去敬子云今行險徼
倖之人雖知險阻而猶冒昧以進惟乾坤德行本
自簡易所以知險阻　夫乾夫坤一段也似上面
知大始作成物意思説諸心只是見過了便説這
箇屬陽研諸慮是研窮到底似那安而能慮直是
子細這箇屬陰定吉凶是陽成亹亹是陰便是上
面作成物　能説諸心乾也能研諸慮坤也説諸

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為底意思故屬陰定吉凶乾也成亹亹坤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定吉凶所以為乾事之已為者屬乎陰成亹亹所以為坤大抵言語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歡說既說諸心是理

會得了於事上便審一審便是研諸慮研是更去研磨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做得這事業並語錄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横渠先生曰言易於人事終始悉備行善事者易有祥應之理萌兆之事而易具著見之器疑慮而占則易示將來之驗有以見天地之間成能者聖人而已

能畏信於易者雖百姓之愚能盡人鬼幽明之助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

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天人不須強

分易言天道則與人事一滚論之若分別則是薄乎

云爾自然人謀合蓋一體也人謀之所經畫亦莫非

天理耳並易說

廣漢張氏曰聖人悟易於心而天道之變化人事

之云為得之於心者如此則知幾之神吉事有祥

也推此以利養生民故象事知器推此以吉凶與民同患故占事知來變者陽也化者陰也謂之變化此陰陽未辯者乎云者言也為者行也謂之云為此言行未著者乎聖人之心術雖融貫天人之道於方寸之間其見微知著觀往知來無非吉事有祥也故推之以制器則利養天下之民推之以為占則吉凶與民同患　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所賴聖人成其能夫聖人之能成天

地其能可謂大矣然又且明謀之人如詢於芻蕘是也幽謀之鬼神如質諸卜筮是也如是則不自以為能故百姓莫不歸美以與其能矣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與天地參之謂也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凡人道變化云為之間吉事則先見其祥象事則先知其器占事則知方來皆言人事不能先見是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也

天地設位於上下而已不能自成其能也唯聖人成其能以備三才之道此所以參天地而賛化育也聖人亦豈自謂其能哉人謀鬼謀百姓與其能而已所以致是者有道存焉道者易也既曰人謀又言百姓者猶洪範之言卿士庶民也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坤變化有云有為云者言也為者動也吉事有祥祥者吉之先見有祥必先知之兼言動也制器者尚象知器則知成器之為天下利

而可動也卜筮者尚占知來則知來物而言動審矣是以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非知險知阻者能之乎天尊地卑乾坤設位聖人配天地而立合乾坤之德以成能事能說諸心能研諸慮者明以盡人謀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幽以盡鬼謀也人謀鬼謀幽顯合一天下樂推而不厭百姓之愚與之以能美成能故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變化云為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

祥故占事可以知來　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於是人謀鬼謀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並本義　問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曰上兩句只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為變化在人事則為云為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為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又問器字是凡見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為器否曰

易中器字是恁地說　變化云爲是明吉事有祥是幽象事知器是人事占事知來是筮象事知器是人做這事去占事知來是他方有箇禎祥這便占得他如中庸言必有禎祥見乎筮龜之類吉事有祥凶事亦有　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便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與能雖大小不同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　百姓與能與字去聲他無知因

卜筮方會做得事便是與能人謀鬼謀猶洪範之謀及卜筮卿士庶人相似語錄並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橫渠先生曰八卦有體故象在其中錯綜為六十四爻彖所趨各異故曰情言　能通變則盡利累於其情則陷於吉凶矣易說並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

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正蒙

廣漢張氏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此八卦所以告人以象至於爻者變也彖者材也皆有辭者此聖人以情而言於人也剛柔雜居則交通以趨時而或失或得故吉凶見焉　乾之德有利有正變

動以利言非正也人之生有性有情吉凶以情遷非性也正則无變動矣性則无吉凶矣六爻之變動將以圖利而免害也六爻之吉凶无非以情而感物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八卦有象而未有言故以象告六十四卦之後有爻彖之辭故曰以情言剛柔相雜而後有得失故吉凶可見是三者皆卦所具之情也變動以利言者聖人變而通之以盡利故變動主

於利也吉凶以情遷者卦之吉凶因人善惡而遷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伏羲氏始畫八卦不言而告之以象者至簡易也後世聖人演之為六十四卦有爻有彖以人情變動言之於辭知險阻也且八卦成列剛柔雜居吉凶已可見矣然道有變動變則通通則其用不窮所以盡利者不可不言也故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而遷巧歷之所不能計也聖人唯

恐遷之而失其正矣故爻彖以情言易傳

新安朱氏曰象謂卦畫爻彖謂卦爻辭本義　八卦以象告以後說得叢雜不知如何語錄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

伊川先生曰易爻應則有時而應又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游定夫錄

横渠先生曰凡卦之所利與爻之所利皆變通之宜

也如利建侯利艱貞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易言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則是專以人事言故有情偽利害也屈信相感而利生此則是理也惟以利言_{易說}

廣漢張氏曰彼之所愛此或惡之此之所惡彼或愛之此愛惡出於情之不同而吉凶所以生也遠者或有求於近近者或有求於遠此遠近出於分之不等而悔吝所以生也以情感者或應之以偽

以偽感者或應之以情此情偽出於心之不一而利害所以生也此聖人作易畢羅天下之事者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爻剛柔各因其愛惡相攻而後有吉凶遠或相應近或不相得則有悔吝此皆言爻之情也亦猶在人情偽相感而生利害與爻一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變動者何情偽之所為也人之情偽

難知矣以情相感則利生以偽相感則害生近不必取遠不必舍則悔吝生愛惡不一起而相攻則吉凶生吉凶生而悔吝著情偽其能掩乎是則情偽相感也遠近相取也愛惡相攻也爻有變動也有利害斯有悔吝有悔吝斯有吉凶吉凶以情遷也傳易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廣漢張氏曰天下之物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以

相近而相得也廟堂之上閨門之中鄉黨之間學
校之内皆貴乎近而相得也今也近而不相得其
為患也異乎行道之人故大則凶小則害其微則
為悔吝矣考諸易爻莫不皆然故云凡易之情易說
白雲郭氏曰凡易之情與人之情何以異哉自六
爻觀之相近而不相得則凶矣雖无不相得或少
害之亦悔且吝也人之情蓋亦猶是此章蓋重釋
上言吉凶悔吝利害之説以先言人之情偽相感

故此復言凡易之情易說

漢上朱氏曰悔吝者何凡易之情隂陽相求内外相應近而不相得則偽不可乂物或害之害之則凶將至矣悔吝者利害吉凶之界乎害之而悔則吉且利矣吝而不悔則凶聖人不得不以利言之而使之遠害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易傳

新安朱氏曰不相得謂相惡也凶害悔吝皆由此生本義

問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

吝是如何曰此疑是指占法而言想古人占法更多今不見得葢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為害惟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如一箇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為鄰近則受害矣又問此如今人占火珠林課底若是凶神動與世不相干則不能為害惟是克世應世則能為害否曰恐是這様意思語錄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

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廣漢張氏曰叛而親離者内負所愧故其辭慙疑而猶豫者蔓衍不根故其辭必枝吉人為善不足故言出於不得已故其辭寡躁人之急於自售故言必期於見信故其辭多人有善也誣而謗之則其辭不敢正言人之非故曰其辭游失其守則不能直已以見道故曰其辭屈聖人既有以知人之情又有以察人之辭何畢䟽而不漏者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者之辭宜无與易焉然由六者觀之則易之辭蓋无是也然聖人作易所以无是六者之辭者以聖人之辭出於道未嘗出於胸中之私也六者之人所以有六者之辭者各因其心之私而不自知其為是言也以是知衆人之所任者心而聖人之所任者道也凡心善惡皆私也惟道為天下之大公故足以洗心易說

漢上朱氏曰何以知情偽邪考其辭可矣將叛者

其心慙負故其辭愧中心疑者其心惑亂故其辭枝吉人守約故其辭寡躁人欲速故其辭多誣善之人妄故其辭游失其守者窮故其辭屈吉人辭寡以簡易知也五者反是以知險知阻而知也簡易則吉險阻則凶其辭雖六其别則一險易而已矣上繫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下繫終之以易簡而知險阻故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傳易

新安朱氏曰卦爻之辭亦猶是也本義　中心疑者

其辭枝中心疑故辭繁不殺其辭枝者如木之有枝開兩岐去　問八卦以象告至失其守者其辭屈一段竊疑自吉凶可見矣而上只是揔說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言而下則專就人占時上說曰然（並語錄）

右第十二章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七十八